

你应该阅读的

世界名家
经典散文

叶紫 主编

非外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应该阅读的世界名家经典散文 / 叶紫主编.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500-2853-1

I. ①你…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 - 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493 号

你应该阅读的世界名家经典散文

叶紫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杨建峰
责任编辑 余丽丽
美术编辑 松 雪 王 进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70mm 1/32 印张 12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853-1
定 价 3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是最自由的文体，它不讲究音韵，也不讲究排比，更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无数中外文学大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情悲悯的情愫、情怀，写下了无数字字珠玑、文采斐然、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现代散文的概念和内涵是鲁迅和很多的作家借助日本和英法等国的随笔体、絮语体、谈话体散文建立的。鲁迅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好的经典散文，应该像一杯好茶，看着舒雅，品之润心。泡在杯里，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犹如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姿态优美，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力度之美，乐感之美；随之，那清清的水漂浮起一片淡淡的绿色，犹如一个顽皮的孩童很随意地划动彩笔，水就在瞬息幻化中，走向绿色的世界。一股淡淡的清香犹如袅袅升起的饮烟，撩拨起心中的欲想。于是情不自禁地品上一口，那几许苦涩，几许甘甜，从口中一直传至心田，从而净化我们的心

灵，陶冶我们的性情。

世界经典散文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我们在参考诸多名家推荐的基础上，组织编纂了这本《你应该阅读的世界名家经典散文》，所选作品都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外国名家名作。这些作品或语言优美，字字珠玑；或思想深刻，耐人寻味；或以情动人，感人肺腑；或立意隽永，笔法不凡。这些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参考、学习、研究的范本，还能使读者领略到文学艺术的神奇魅力，从中汲取文学大师们的人生智慧。

散文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改变着我们。阅读散文，使我们和名家做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更在境界、品位和文采上提升自己，同时我们也能以名家充满真性情的作品为镜子，照见自己，了解自己，指导自己，找到为人处世的标尺，汲取更多的心灵营养，获取独特的审美体验。

2018年5月

目 录

玛丽·安·兰姆

我的水手舅舅 / 01

斯特芳·马拉美

秋 / 012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

火光 / 014

泰戈尔

美 / 016

乔治·桑塔耶纳

云 雀 / 019

加百列·邓南遮

夜莺之歌 / 028

罗曼·罗兰

伏尔泰的居处 / 030

夏目漱石

子规的画 / 034

高尔基

海燕之歌 / 037

安德烈·纪德

沙 漠 / 039

蒲宁

静 / 042

在八月 / 047

山垭口 / 051

伯特兰·罗素

戴·赫·劳伦斯 / 055

普里什文

马 蹄 / 061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河之歌 / 067

史怀泽

敬畏生命 / 069

黑塞

归途梦 / 074

永井荷风

虫 声 / 078

斯蒂芬·茨威格

世间最美的坟墓 / 082

希梅内斯

小银和我(节选) / 084

弗吉尼亚·伍尔芙

飞蛾之死 / 094

一间自己的屋子 / 097

莱斯利·斯蒂芬 / 105

弗朗茨·卡夫卡

旅途札记(节选) / 111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

春夏秋冬 / 117

论 美 / 119

戴·赫·劳伦斯

大海与撒丁岛(节选) / 121

性与美 / 124

莫里亚克

小 巷 / 131

谷崎润一郎

阴翳礼赞 / 136

T. S. 艾略特

为薇依《扎根》的序 / 153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星 辰 / 160

巴乌斯托夫斯基

面向秋野 / 162

芥川龙之介

大川之水 / 171

赫胥黎

论舒适 / 176

威廉·福克纳

日本素描 / 186

阿拉贡

蔡特金的眼睛 / 191

维·阿莱桑德雷

鲁本·达里奥的三幅肖像 / 195

欧内斯特·海明威

塞纳河畔人 / 202

克拉克河谷怀旧 / 206

川端康成

我的伊豆 / 209

弗朗西斯·蓬热

贝壳小记 / 212

博尔赫斯

周游世界的诗人 / 214

壶井荣

蒲公英 / 221

报春花 / 223

伏契克

乐观的故事 / 226

乔治·奥威尔

射象 / 231

巴勃罗·聂鲁达

归来的温馨 / 239

夜晚的洗衣妇 / 242

赫伯特·欧内斯特·贝慈

十月湖上 / 246

萨特

贝·加缪悼词 / 249

东山魁夷

一片树叶 / 253

听泉 / 258

黑泽明

死 / 261

符·柯切托夫

访莎士比亚故乡 / 265

阿尔贝·加缪

生之爱 / 277

蒂巴萨的婚礼 / 282

谢尔盖·沃罗宁

四季生活 / 288

杜拉斯

酗酒 / 294

海因里希·伯尔

莱茵河 / 298

水上勉

母亲架设的桥 / 304

桑孩儿 / 306

芥川比吕志

父亲的形象 / 317

阿斯塔菲耶夫

星星和小云杉 / 323

三岛由纪夫

雅典 / 329

威廉·斯泰伦

威廉·福克纳 / 336

玛格丽特·劳伦斯

人世思源 / 344

米兰·昆德拉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 351

瓦·格·拉斯普京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 357

勒克莱齐奥

山，注视 / 366

安房直子

萤火虫 / 370

我的水手舅舅

玛丽·安·兰姆^①

我爸爸是个乡村教堂的副牧师，这教堂距阿姆维鲁有五英里左右。我生在紧挨着教堂墓地的牧师住宅里。我最早记得的事情就是爸爸教我按照一块墓碑上的字母认字，这块墓碑就竖在我妈妈坟墓的上首。我常常去轻轻敲爸爸书房的门，我觉得我现在还听见他这样说：“谁呀？——你要干吗呀，小乖乖？”“去看妈妈去，去认好看的字母去。”每天总要有好几次，爸爸把书和讲稿放在一边，带我到这地方来，让我指着认每一个字母，然后教我拼音念字。就这样，我用妈妈坟墓的墓志铭当启蒙读物和拼音课本，学着认起字来。

有一天我正坐在横跨教堂墓地篱墙的踏阶上，有位先生从那儿路过。那时候，我正清清楚楚拼我妈妈的名字，背完了字母，就好像干了件了不起的事似的郑重其事地念出“伊丽莎白·威利尔斯”这个名字。我的声音那位先生都听见了。

他是詹姆斯舅舅，我妈妈的兄弟，是个海军上尉。爸爸和妈妈结婚后不到几个星期，他就离开了英国。他在海上航行了好多

^① 玛丽·安·兰姆（1764—1847）英国女作家，著名随笔作家查尔斯·兰姆之胞姐。玛丽·安·兰姆常年患有精神病，在一次病发时竟然杀死母亲。她终生未嫁，与弟弟相依为命，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伦敦城内各地。曾与弟合著《莎士比亚故事集》，是一本莎士比亚剧作的优秀普及读物。1809年，二人合著出版了《莱加斯特夫人的学校》，这部作品在小说和散文之间，带有自传性。

年之后，现在又回到故乡，来探望妈妈。虽然妈妈死了已经有一年多了，舅舅却一直没听到她去世的消息。

舅舅看见我坐在台阶上，又听见我念妈妈的名字，就紧盯着往我脸上看。

他越看越觉得我像他姐姐，就料到我可能是他姐姐的孩子。当时我对自己的功课太专心了，顾不得注意他，照旧拼个不停。

“你拼得这么好听，是谁教给你的呀，小姑娘？”舅舅问。“妈妈。”我回答道。因为我当时心中总影影绰绰地认为墓碑上的字就是妈妈的一部分，拼字就是妈妈教给我的。“那么妈妈是谁呀？”我舅舅问。“伊丽莎白·威利尔斯。”我答道。这一来，我舅舅就管我叫起亲爱的小外甥女儿来了，还说他要跟我一块儿到妈妈那儿去。他攥住了我的手，想要领我回家去。他认出了我是谁以后，真是高兴极了，因为他想，他姐姐要是看见了自己的小女儿把这个多年不见的水手舅舅领回家来，准会又惊又喜！

我答应把他带到妈妈那儿去，可是应该往哪边走，我们俩却发生了争执。

我舅舅硬要顺着直通到我们家的路走，我却指着教堂墓地，说那才是上妈妈那儿去的路。他虽然急不可待，不愿有片刻耽搁，但也不想在这点上和刚认识的小外甥女争吵，因此他把我从台阶上抱下来，打算领着我走另一条小道。他知道我们家庭院的头上有一个栅栏门，这条小道就直通那里。可是不行，那条路我也不肯走。我一边把他的手甩开，一边说：“你不认识路——我来带你走。”于是我要多快就有多快地穿过大片的草地和蓟丛，跳过一块块凹下去的坟。他就跟在我这种他所谓固执任性的脚步后面，一边走一边说：“我这个小外甥女儿是个多有主意的小东西啊！还

没有生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上你妈妈家去的路啦，孩子。”后来我到底在妈妈的坟前站住了，手指着墓碑说：“妈妈就在这儿。”口气中间十分得意，仿佛是表示：这回你可得信服我是最认得路的了吧。我往上看他的脸，本来是想看他认错的，可是哎呀，我看到的那张脸是多么难过呀！我当时只有害怕的份儿了，所以随后发生的事都记不全了。只记得我拉着他的上衣叫道：“先生，先生！”想叫他活动活动。我不知道怎么办好，脑子里乱糟糟的。我觉得我把这位先生带到妈妈这儿来，让他哭得这么伤心，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地方我做得不对，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却又说不上来。这块墓地一直是个让我觉得快活的地方。在家里，爸爸常常烦我那絮絮聒聒的孩子话，把我从他身边打发开；可是在这儿，他却完全都由着我的性儿。在这儿，我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嬉笑蹦跳就怎么嬉笑蹦跳。正像我们说的那样，我们每次去看望妈妈的时候，都是一团高兴、亲亲热热。爸爸常告诉我，妈妈睡在这里多么安静，他和他的小贝萃有朝一日也要睡在这个坟里，睡在妈妈的身边。到了睡觉的时候，我的小脑袋枕在枕头上，还老想着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躺在坟里。在我那孩子气的梦想里，我老想象我自己就在那儿，那是一个在地里面的地方，又光滑，又柔软，一片葱绿。我从来也没琢磨出妈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一想到妈妈就联想到那墓碑，联想到爸爸，还有那平展展、绿茸茸的草和我那躺在爸爸胳膊弯儿里的小脑袋。我不知道舅舅在坟旁这样伤心难过地待了多久，我觉得那仿佛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他到底把我抱在怀里，使劲搂住我，把我搂得都哭起来了，我跑到家里来到爸爸跟前，告诉他说，一位先生正朝着妈妈坟上那些好看的字哭呢。

爸爸和舅舅两人这回见面自然又有一番酸楚动人的光景，我记得我长了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看见爸爸落泪；我记得我非常难过，坐立不安，所以跑到厨房去告诉我们的佣人苏珊，说爸爸正在哭呢。苏珊要我待在她那儿，免得我打搅爸爸和舅舅谈话，可是我还是要回到起坐间里“可怜的爸爸”那儿去。我悄悄走了进去，慢慢蹭到爸爸的膝盖中间。舅舅朝着我伸出胳膊来要抱我，可我使性子转过身去躲开他，把爸爸抱得更紧，心里暗暗讨厌起舅舅来，因为他把爸爸惹哭了。

直到这时候，我才头一回懂得了妈妈去世原来是一场大灾难。我听到爸爸说了那整个令人凄恻的经过：妈妈怎样久病缠绵，怎样与世长辞，爸爸怎样因为失去妈妈而悲痛。我舅舅说，妈妈把爸爸撇下，还留下这么小的孩子，真叫人没法接受。可是爸爸说，小贝萃是他唯一的安慰，他还说，假如没有我，他早就该悲伤而死了。我怎么会成为爸爸的什么安慰呢？这真叫我心里吃惊。我只知道，他跟我玩，跟我说话儿，我都很高兴；可是我以为，那都只是因为他疼我，宠我，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他能快乐还有我的一份儿功劳。他说他悲痛难过，我听着又新鲜，又奇怪。我一点也没想到，他还会有不快活的时候。他说起话来，总是又高兴又和气的；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也从来没有见他像我那样，稍不遂心就愁眉苦脸。我这些想法都是乱七八糟的、孩子气的，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就老是琢磨我妈妈死了这桩令人难过的事。

第二天，我又像往常那样走到书房门口，想叫爸爸和我一起到我们心爱的坟上去，可是心里又直嘀咕，不敢敲门。我在书房和厨房之间来回走了好多次，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舅舅在过道里碰见了，就问：“贝萃，跟我到院子里去走走好不好？”我不去，

因为那不对我的心思。我所想的，只是像从前那样高高兴兴地坐在坟那儿，和爸爸说话儿。舅舅变着法儿想把我说通，可是我一个劲儿地说“就不，就不”，然后就哭着跑到厨房里去了。他跟着我也进了厨房，苏珊说：“这孩子今儿个这样爱耍脾气，我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好。”“唉，”舅舅说，“我觉得这是我那可怜的姐夫把她惯坏了，因为就有她这么一个嘛。”舅舅这样数落爸爸，可真让我有点动气。我始终没有忘记，就是这个我从前不认识的舅舅一来，不痛快的事也就跟着头一次跑到我们家里来了。我尖着嗓子直喊。爸爸听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走了进来。他把舅舅送到起坐间里，说他要亲自来对付这个小矫情鬼。但是舅舅一走，我就不哭了，爸爸忘了教训我，也没追问我耍脾气的原因，我们很快就坐在墓碑旁边了。那天没学什么功课，没谈什么漂亮的妈妈睡在绿色的坟里，没从墓碑上往下跳，也没开轻松的玩笑、讲好玩的故事。我坐在爸爸的膝盖上，仰头看着他的脸，心里想：“爸爸脸上显得多难过呀！”后来，因为刚才哭得很累，现在又让这些想头压得很重，我就沉沉入睡了。

舅舅不久就从苏珊那儿知道了这里是我和爸爸经常去的地方。她告诉舅舅说，她的主人要是继续这样教孩子从墓碑上认字，那她敢肯定，她主人就总也不会从她女主人死后给他带来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这样做虽然可以安抚一下他的悲痛，但同时也使悲痛在他的记忆里永远不能消失。舅舅刚看到姐姐的坟时，也曾悲痛欲绝，所以很容易地就和苏珊同样担起心来。舅舅想，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安排我学习，我们就不会再有什么借口老到坟上来了。这样一推断，我这位疼爱我的舅舅马上就急急忙忙跑到离这儿最近的市镇上去，要给我买一些书。

我听到舅舅和苏珊两个人商议，舅舅要搅乱我和爸爸的快乐，我很不以为然。我看见他拿着帽子走出去，心里暗暗巴望他这是又到“海外”去了，苏珊告诉过我，说他就是从那儿来的。“海外”究竟在哪儿，我说不上来，不过我却认定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我来到教堂墓地旁，坐在踏阶上面，一边不断地看着大路，一边说：“但愿别再见到舅舅，但愿舅舅别再从‘海外’回来。”不过我的声音非常轻，我觉得自己又在恶作剧耍脾气了。我在这儿一直坐到舅舅从市镇上带着新买的东西回来。我看见他匆匆走来，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包儿。看到他，我很不痛快，皱着眉头，尽量摆出一副使性子的样子。他打开包儿说：“贝萃，我给你带回一本好看的书。”我把头扭到一边说：“我不要什么书。”但却忍不住想偷偷再看上一眼。他忙着解包，一不小心把书都掉在了地上，这一来，我就看见烫金的书皮和花花绿绿的图画满地。多好看哪！我心中对他的那股别扭劲全都没有了，我仰起脸来亲他。往常爸爸要是对我特别好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感谢他的。

我舅舅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一桩麻烦事。他原先听我拼读得那么好，满以为只要把书交到我手里，他就算完事大吉，而我也就可以自己念了；没想到，尽管我拼读得还算好，可这些新书里的字母却比我看惯了的小得多了，所以我看它们就像外国字一样，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位地道的水手可没让这个困难吓倒。他虽然没当过老师，却专心致志、不厌其烦、不知疲倦地教我认那些小印刷体字母。只要他一看出来爸爸和我好像又想到坟上看妈妈去，他就提议出去走走，好散散心。

我爸爸要是说路太远，小孩子走不了，他就把我扛在肩膀上

说：“那么贝萃骑着走好啦。”他就用这种办法，带着我走得好远好远。

在这些愉快的远足当中，舅舅很少忘了让苏珊备办午饭给他带上。这样的午饭我们差不多天天都吃，但是每当我们坐在一处树荫下，舅舅把藏在衣兜里的简单吃食拿出来分给大家的时候，我和爸爸总觉得那是些意想不到的新鲜玩意儿。舅舅分完了以后，我还常常要偷偷看他的另一个衣兜，是不是有什么醋栗酒和一小瓶给我喝的水。偶尔有时候，忘了给我带水，那就又成了一段逗乐的材料——就是可怜的贝萃迫不得已也喝上那么一小滴酒。这些说起来都是孩子气的事儿，我倒是希望能想起舅舅往常讲的那些妙趣横生的航海旅行故事，而不再提我自己这些傻里傻气的事。舅舅那些故事都是我们坐在树荫下一边吃午饭一边听他讲的。

舅舅在我们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成了我一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我谈他谈得也许会使你们觉得厌烦了，但是他走了以后，我这个故事剩下的部分就很短了。

夏天的几个月过去了，但是却过得并不快——那些愉快的散步，还有舅舅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使我觉得那个夏天像好几年一样地长。我记得舅舅给我买了一件暖暖和和的大衣，随后冬天就来了，我头一回把那件大衣穿在身上，觉得那么得意；他还叫我小红斗篷，嘱咐我要小心狼。我却大笑着说，现在没有那种东西啦。听我这么一说他就告诉我，他在渺无人烟的地方都遇上过多少狼，还有熊，还有老虎，还有狮子。那些地方，就像鲁宾逊待的那座荒岛一样。哎呀，那些日子过得多快活呀！

到了冬天，我们散步的时间变短了，次数也减少了，读书这时候就成了我最主要的消遣。当然我的学习也常常中断，因为我要

和舅舅闹着玩。可是舅舅玩起来那么笨，所以最后常常以吵嘴了事。不过在这之前很长时间，我就非常爱我舅舅了。而且他住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我的进步确实很大。眼下，我念书已经念得很好了。由于听惯了爸爸和舅舅谈话，我早已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大人儿。因此爸爸对他说：“詹姆斯，你把我的孩子变成一个很会待人接物的小东西了。”

爸爸常常把我一个人撂给舅舅，他有的时候要写布道讲词，有的时候要去看望病人，有的时候还要去给贫苦的邻居们出出主意。每逢爸爸不在身边，舅舅总要和我长谈，告诉我应该怎样千方百计使爸爸快乐，怎样想法在他走了以后自己提高自己——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苦心不让爸爸到妈妈坟上去；这座坟，我还是常常私下里偷偷地去瞧，不过现在瞧的时候，再也不能不对它肃然起敬了，因为舅舅常告诉我，妈妈是怎样一位贤妻良母。现在我才觉得她是一位真实的妈妈了，而以前，她似乎只是一种概念上的什么，和人世没有任何关联。舅舅还告诉我，坐在教堂里最好座位上那个庄园家的太太小姐们，没有一位像我可爱的妈妈那样文雅的；村子里最善良的女人，谁也比不上我亲爱的妈妈那么贤惠；他还说，要是妈妈还活着，那我不必非得跟他这个粗鲁的水手拉那点可怜的知识了，也不必非得跟苏珊学打毛线、做衣服了；妈妈要是还活着，她准会教我有身份的太太小姐做的那些精细雅致的活儿，教我文雅的举止、周到的礼貌，还会给我选合适的书，选那些最能指导我的思想而舅舅却一无所知的书。假如说我一生当中会真正懂得一点什么叫做贤良，什么才是堪称妇德的品质，那全仗我那粗鲁质朴的舅舅对我的这些教导。他告诉我妈妈会怎样教导我的时候，就让我知道自己应该做到什么样子